

稀有作家庄奎别传

陈 森



稀有作家庄重别传

陈 森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部别具一格的讽刺小说。主人公庄重,是十年浩劫中应时而出的丑类,作者以辛辣的笔触,描绘了这位时代小丑的种种恶行,读来意趣横生,痛快淋漓,耐人寻味。

稀有作家庄重别传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98,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frac{1}{4}$

1981年6月北京第1版

1981年6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47,000

书号 10019·3146

定价 0.38 元

序

从作家的一款简介中，发现了文学史上一项不可弥补的损失。

未曾动笔，我就惴惴不安；虽然“灵感”二字，早已批得臭不可闻；我确是在获得灵感以后才决心写这本书的。不过我得马上申明：并不是我这个拙人忽然有了什么“天才”，激发我的“灵感”的还是这位大作家的伟大的业绩。

事情是从一次造访开始。我去看一位老友，他正在俯案编书。我问他编的什么？他说编了一本《文学家辞典》。咦？我是又惊又喜，一种先睹为快的心情，把他即将编好的稿本拿过来翻阅，果然是群星灿烂，人材辈出，不是著作等身的文坛前辈，就是才华横溢的后起之秀。虽然多数健在的作家，我未能亲聆教诲；凡是看过他们的作品的，能够得知他们的生平、简历，倒也倍感亲切。我一路看了下去，忽然有一个名字把我的眼睛给拴住了：庄重。我不敢谬托知己，但总还算是熟人。我连忙看下去，只见上面写道：

〔庄重〕 当代著名作家。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生。原名 庄福祥，学名庄自强，笔名以庄重为主，还有青云、紫薇、田力、莘夫等。父亲是银行职员，有时失业，常有辍学之虞。他自幼即爱好

文学，博览了县城租书摊上的中外书籍。在中学时即成为学校文学团体“春水社”的创始者和领导人，写了许多作品，如长篇小说《竹梅恋》、散文集《旷野》、诗集《冬之旅》等，因国民党的残酷压迫，均未见书。一九四九年春，北平解放，毅然参军，在战火纷飞中，随军南下，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和锻炼。全国解放后，由部队转业到地方，曾先后到机器轰鸣的工厂和艰苦卓绝的农村长期深入生活达一年之久，激发起他极大的写作热情，为他以后表现工农兵的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九五一年二月，他发表了第一篇散文《朝霞在东方燃烧》。第二年，他又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无声的响泉》。以后自己单独或与人合作写了许多作品。他的代表作是形式新颖的电影小说《永远向前进！》。这是我国文坛上第一部同右倾机会主义做顽强斗争的大作品，它及时地紧密地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有强烈的战斗气息，赢得了领导的嘉奖，使他成为有相当影响的作家。他参加了中央几个单位联合举办的创作座谈会，嗣后又写了《战鼓咚咚》、《红光》、《幸福潭》、《咬住不放》、《灵活的脑瓜》、《我来了》（以上均为短篇小说），《蓝蓝的天》、《大山》、《我看见了大海》、《红路》（以上为散文、报告）发表于国内各地报刊（有的未发表），未及结集。还写了电影剧本《展宏图》、《一路顺风》（未及拍摄）等。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以后，以他对文艺革命的卓越贡献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调到国务院文化组（后为中央文化部），现在正在整理、修改被“四人帮”压制散失或未曾出版的作品，并着手创作揭批“四人帮”的剧本《斗，斗，斗！》。作品将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深刻的生活哲理，浓郁的生活气息，行云流水一般的流畅语言，别具一格的时代特色来表现这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一口气读完了。如果不是

我的老友——这位编者中间打岔，说这一款出自作家本人的手笔，那我是眼睛也可以不眨一下的。笔者孤陋寡闻，不知道“机器人”有没有管兴奋这根神经的电钮；而我看过这一款之后，就好象这“兴奋电钮”被按动了起来。我所见到过、听到过的有关大作家庄重的种种事迹，象卡通一样，在我脑海里跳荡起来。我再看那个简介，其中的含蓄奥妙之处，豁然贯通，令人费解的地方，也尽皆了然了。我在心里惊呼：这位作家是何等的谦虚呀，关键的关键，核心的核心，怎么一笔带过，或者干脆省略了呢！这是多么不应该呀！须知：这些是当代文学史上极其珍贵的史料，如果把这些漏掉了，那将来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而且我敢断定：为这种损失而产生的痛心程度，是和时间成正比的。强烈的责任感可以化成强烈的感情，强烈的感情又可以化成强烈的创作冲动……终于化成了类似灵感那样的东西。我情绪亢奋，浮想联翩，我跃跃欲试，欲罢不能了。我当着真人不敢说假话，“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不知怎么一来，这“灵感”又化成了野心，我可以悄悄告诉大家：我竟不自量力地想成为大作家庄重的研究者、权威——在国外专门研究一位作家而成为硕士、博士的大有人在。这么一说，我可能又有“崇洋媚外”之嫌，那也顾不得那许多了。总之，我是下决心写了，横下一条心为我们的英雄树碑立传了。

写什么？首先书名就卡壳了。我踱步、苦思、喝茶、吸烟，翻来覆去地擦眼镜，折腾了许久，仿佛这“灵感”又枯竭了似的。一个书名就憋得我抓耳挠腮，居然想给一位大作家

立传？真是洗脸盆扎猛子——不知深浅。我几乎泄气了。转过身我又一想，咳！我这不是骑驴找驴吗！名字现成的摆在那里嘛！——自从“造反总司令”毕永革封他为“稀有作家”以后，这一美名也颇为流传，冠在他的大名下是不会错的，那么姓庄名重还有疑问吗？笔名虽多，自称以此为主，也是肯定的了。那就叫《稀有作家庄重传》嘛！刚想高兴，忽又觉得不妥。我这所见所闻，轶闻轶事，不能算正史，难入“本传”。在传记的繁多名目中，挑来拣去，选了个“别传”，我自诩这与我要写的文体相符。决心一下，书名就诞生了：

《稀有作家庄重别传》

是为序。

第 一 章

不出来则已，一出来就要光彩照人和“3×1”。

开宗明义，写了头一章的要旨，我脑子里似乎有一个管回忆的“电钮”被按动了，我马上想到我曾有幸听到过庄重的一次创作经验的报告，那大意是：中央首长对主要英雄人物的第一次出场非常重视，不出来则已，一出来就要光彩照人。如果我这记忆还没错的话，大概远铺垫是分为四层，近铺垫又分为四层的……

我既要为大作家庄重立传，而又不遵循主人公的创作

主张,那至少就会有一个态度问题,感情问题……

我搜索记忆,东索西访,终于找不出“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象黑暗天空中的一道闪电一样把英雄人物推出来”的那玩艺儿。虽然他把他的籍贯,一度改为湖南祖籍,说他上两辈是湖南过来的,但没有发现他先祖和湖南的革命先烈有过叱咤风云的共同业绩;虽然其父当过钱庄二掌柜,他说查三代他家是百分之百的贫下中农,可是也未考据出足以做他阶级根源的血海深仇的苦难家史。这“远铺垫”在传记上的应用,竟成了问题。我不禁又要作难、叹气……

忽然,真的“象黑暗天空中的一道闪电”,在心里象霓虹灯似的,亮起了“ 3×1 ”。

读者同志,你们会奇怪:怎么三乘一还加一点?这是什么数学公式?莫非又来了比哥德巴赫猜想还难解的数学王冠?当初,我在庄重门口的旧影壁上看到时,也有过这种诧异。后来庄重街坊一个顽皮的中学生告诉我,那叫“三个差一点”。一点就破,知道底细的人全明白了;我疑心就是那个中学生的“创造”。现在,构思庄重出场的铺垫时,这个掌故首先闯到了我的脑子里来。虽然这“三”,比那个铺垫分为四层的“四”少了一个,却还可以把我们的主人公推出来。那就容我说说“三个差一点”的来源、沿革、意义及其价值。

第一是资历问题。有一次一批中学生去请庄重做报告,听他讲了些战斗故事,真刀真枪的,出生入死,起伏跌宕,峰回路转,悬念连串,倒也惊险引人。天真的学生崇敬老革命,仰着脸问他:“您是很早就参加革命了吧?”庄重谦逊地

笑了笑：“总归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民主革命时期吧！”他回忆般地说：“那时候大江南北都还没有解放，还是半壁江山嘛！我一没有逃往蒋管区，二没有留恋着几天就可上的大学，三没有躲在家里望风，我是毅然决然地随大军南下的嘛！”“庄老师再给我们讲个战斗故事吧！”庄重还是谦逊地笑笑：“以后再讲。”在热情的少年们的簇拥下走开了，他的感情获得一种极大的满足。

人事部门的同志却一再纠正他：以后填表时，你参加工作的时间应改为1952年2月。据目击者说，庄重始则暴跳，继而辩争，终于不言语了。怎么回事？知底莫若老乡亲啊！有那同他一起南下的同学透露：他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开到衡阳，炮声一响，一个炮弹皮子炸伤了一个同志，那同志身上的血溅到他脸上，他却误以为自己负伤，跟着伤号一起撤了下来。到了野战医院一检查，他皮儿也没破一点，叫他回队。他一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可不能做不必要的牺牲。于是他自动离队，在未解放的湖南农村和一个城镇的私人作坊流落一年多，这就是他在机器轰鸣的工厂和艰苦卓绝的农村深入生活的光荣历程。一九五一年开始发表了一篇文章，经过文化部门辗转介绍，回到北方的一个县文化馆，由县而地，地而省，终于成为专业作者。

据说，打这儿以后，庄重不再提他的资历了，而且对于任何先行者的尊敬，他都充满了反感：“我要是早生十年，我也是三八式！”“我要早生二十年，家又住在瑞金或者兴国，我是红小鬼呢！”有人不同意，说许多老革命是历尽艰险，冲

过封锁线去投奔革命的。庄重反驳说：“如果刘仁同志住在我们家里，我早就投八路去了。”越说嗓门越高，有一股无名火在他胸膛里燃烧，瞋目而不见笑面。此其一也。

第二是级别问题。一提起这问题，我又感到万分的困难。我记得那回庄重介绍创作经验时，根据《纪要》精神，痛斥了文艺作品中描写爱情的谬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污染、腐蚀、争夺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最最毒辣的手段。“夺权、夺人先夺魂嘛！”疾言厉色，义愤填膺。不幸，写到大作家的级别问题时，偏偏和他的一段罗曼史勾连在一起。只要有一线之路，我是想坚决省略的，否则容易引起揭人隐私之嫌；可是终于没有别的出路，还得“照本实发”。

事情和上述到中学作报告有联系。刚刚解放那阵的女中学生，天真、活泼、热情而富于幻想，不知“男女授受不亲”为何物，也决没有“男女大防”的习惯。在一个为他们讲了战斗故事的作家面前，热情洋溢，天真烂漫，笑声不绝。谁知这却惹了祸。这天庄重回去，很有些飘飘然振翅欲飞的感觉。那女学生中在他看来至少有两个美目流情，盈盈然仙女一般，使他缠绵悱恻，萦怀不已，以至于弄得他辗转反侧，夜不成寐。根据他对于女性热情的理解，毫无疑义，这两个“丽人”对他都是凝注倾倒的。深夜里，他披衣而坐，引镜自照：不能说貌似潘安，倒也五官端正，隆准，鼻子是标准的；白皙的长脸，消瘦了些，倒还清秀；遗憾的是眼角处过早地添了几道鱼尾纹，不过也无碍大体。不能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呵！可是这两个丽人一起上，如何是好呢？想着想着，拿

出一张复写纸来，把他心中积蕴的男欢女爱之词，全部调遣起来，尽情倾吐，信写得花团锦簇一般。一式两份写好，分别填上两个受信人的名字，装入两个信封，天未破晓，便投掷邮筒。顿觉心悅神爽，但等佳音的到来。忽然，他慌了，他发觉两封信装颠倒了，坏事了！他恨不能抱住邮筒大哭。捶胸顿足，长吁短叹，只好等那邮递员来开锁取邮件，他苦苦哀求，几乎要跪下给人磕响头，可那严酷的邮递员太不通情达理，说什么，这是违法的，终于未准他取回。

两天之后，正要准备评他为十七级时，就在评级的会场上，人事部门收到了两个女学生的检举和抗议的信。这样，只好降一级把他定了个十八级，并责令他写出检讨。庄重却强调说：“君子成人之美，见义不为是无勇也！——她们同时对我表示好感，我能不予理睬吗！”后来虽也索鼻涕弹眼泪，伤心不止，十七级却吹了。从此以后，只要有人一提到级别之事，就象一种条件反射，庄重可以滔滔不绝历述有关他级别不公的故事。如一起同他南下，甚至还比他晚三天报到的一个人，如今已是十四级了，出国到使馆当了一秘；一个他们到了衡阳才解放出来的，竟也弄到十六级，老早就是县团级；还有一个十五级倒是根据地来的，可他是根据地土中学生呵，如那样算我的学齡比他长多了呢！如此等等，此其二也。

第三是身份问题。他发现S省内从事创作的，很有几个被发展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了，发下来一个咖啡色羊皮面烫金字的会员证，而他庄重却没有。要知道，他在学校

时就是一个文学团体的负责人，解放初期就发表了第一篇散文和第一篇小说，那时，如今这些颇有名气、大出风头的青年作家还是无名小卒呢。而他居然不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这种看不起小人物的恶劣作风，实在令人无法容忍。



在愤慨之余，大作家亲自写了封信，亲自签署了本单位首长的名字，趁文书上厕所的宝贵时机，亲自盖上了机关大印，寄到中国作家协会，内容是推荐庄重同志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为会员，并提议：如果有机会应补选为理事，否则出国进行交流时对中国文艺界不好，在国际上也有碍观瞻，云云。

这个作家协会，可真是官僚衙门呵！信去之后，杳无消息；过了许久，中国作协又要发展一批会员的时候，把庄重寄去的这封信一并寄回来了。庄重亲自代签名的那个首长也不得不亲自来抗议了。因此，庄重大名始终未能列入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名册上。从此以后，庄重每逢提到作家协会时，总是愤愤不平地说：“作协会员有什么了不起！难道没有这个头衔，我就当不了大作家！”秉公而论，不能不说，这是中国文艺界一大错误，此其三也。

有了这三件事，大作家庄重脸色黯焉。李白诗云，“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大作家庄重又给他印证了一次。有一天他喝了闷酒，酒后吐真言，他骂开街了：“他妈的！”他的舌头有些打卷，还能听明白：“老子差一点是老干部，差一点十七级，差一点当全国作协的会员……他妈的！”摇摇晃晃，步伐趑趄，走到门口，车轱辘话，重复起来没有完，唾沫星子溅得下雨一般了。

酒醒后，发现在他家门前一个旧影壁上，用炭笔写了个“ 3×1 ”。

当庄重解开这个“数学式子”以后，回到屋里，大笔一

挥，抄了不知什么时候摘下来的尼采的话：“咄，我教你们超人：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你们的大侮蔑。”

第 二 章

从一张照片的拍摄，看出一个英雄人物
应该有怎样的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精神。

那旧影壁上的“数学公式”，不久便被风雨侵蚀剥落，看不清了。可是人言可畏呀！人们的自由主义劣根性却是顽固的。人前背后，我们的大作家异常敏锐地察觉，有那么五个音总是令人生厌地撞击着他的耳膜，这就是“三个差一点”。尤其使他不能忍受的是：走到哪里，有人介绍：“这位是作家庄重。”而那些听者们，竟麻木得激不出一丝崇敬的神情，相反的倒是冷漠和轻蔑，那意思似在问：作家？有什么作品呵？中国人的愚昧也真够可以，竟然不知道他当初是“春水社”的负责人，也不知他的第一篇散文和第一篇小说。他那成名之作，好象也根本不算数了。对于这些孤陋寡闻的人，他也只能一笑置之，不屑与之为伍。可是逢到这种时候，耳膜里总有那五个音鸣响，仔细一听，却又没有了。望望人们那狡黠的眼神，明明是刚说完了那五个字。虽然有尼采的话可做慰藉，可是堂堂作家终究不能在“大侮蔑”中讨生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庄重想做什么，支持他成功的

理由便象夏夜的繁星一般出来向他眨眼，于是庄重由H省转到了S省。他决心“重打锣鼓另开张”。

也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吧，庄重的稿子源源地产到编辑部，却又源源地产倒了回来。那邮递员大约不懂得他递送的邮件的特殊重要，常常是把退稿交到门口孩子们手里，孩子们便轮流地跑上来敲门，乐颠颠地说：“庄叔叔，您的大信封！”时间长了，孩子们也摸到了规律，来了“大信封”，不用问，准是庄叔叔的没错。于是在庄重门外，孩子们用又尖又亮的嗓子喊“大信封”的声音此起彼伏。庄重疑心这是有人布置了的，但又没有根据。于是他迁怒于那些有眼不识泰山的编辑部。犹可恨者，退回的稿件盖上大戳子，刚刚抠了去，寄到第二家编辑部又被盖上了大戳子，使你抠也抠不完。

偶然间，他看到了牛顿的一句话：“如果我看得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从此，庄重得到独特的启示：牛顿前面有哥白尼，布鲁诺，刻卜勒；那么供我踏的巨人肩膀在哪里呢？这时他听到了一个文坛掌故：本省文艺界老前辈魏珏，当初成名之前，投出的许多稿件被编辑们塞在抽屉里，或干脆被扔到字纸篓里去了。自从他被五四时期的一位老前辈发现，并给他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脍炙人口的作品，他的那些被遗弃在抽屉里或字纸篓里的旧稿，一一都被搜寻出来，篇篇都被发表了出来，而且都被视为佳作了。从这件事里，庄重更加懂得：你虽系千里马，而不遇伯乐，只辱于奴隶人之手，死于槽枥之间。“英雄豪杰，必遇知己者，尊之

以高爵，养之以厚禄，任之以重权，斯可展其材。”那么知我的伯乐安在哉？我巨人的肩膀在哪里呢？他拍了拍脑袋，在屋子里踱了三圈，暗自笑了，我真够傻的！眼前的魏珏不就是现成的嘛！想当年，他既可被五四老前辈所发现，今天他这三十年代出世的老作家，怎么不可以发现发现我呢！他细细一查，魏珏不仅是那位五四老前辈的高足，而且同鲁迅通过信，这信已收在鲁迅书信集里，那原件还展览在鲁迅博物馆的玻璃橱中。那他也是鲁迅的弟子是无疑的了。我认他为师，那从五四以来我便是嫡系正支第三代了——他暗自嘱咐自己：可要记住，同魏珏的每一封通信，都是未来的珍贵革命文物，须妥为保存才是。

庄重有一个显著优点，这就是当机立断，说办就办。在他打定主意的这天晚上，他便置身在魏珏的书房里，屁股啃了个椅子边，惶惑而欣羡地望着四壁顶天琳琅满目的书籍，两只手似不知所措，虔诚而谦卑地笑着：

“魏老师……”

“啧，你这位同志，哪儿来的老师，你叫我老魏嘛！”

魏珏连忙伸出两只伶仃的瘦手，仿佛打太极拳里的揽雀尾，掌心朝外推了出去。

庄重却热烈而执着地表述了他不可不称老师的无可辩驳的理由，他的话讲得极长，而且语气、分寸都极为得体：既没有巴结名流的市侩作风，也没有令人生疑的瞎吹乱捧，所有的话语都只表现了一个文艺学徒对前辈老作家的敬重和钦佩……

趁着庄重正在滔滔不绝地发表他的认师演说机会，笔者愿意对这被择为师的魏珏，略微地介绍几句：说来真是矛盾重重，魏珏做为一位老作家，做起文章来，质朴而隽永，初看平淡无奇，仔细咀嚼却是越嚼越有滋味；行文严谨，用字考究，炉火纯青，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可是在衣着上，他却不修边幅，不衫不履，腰带系不紧，总是兜了个大裤裆不说，连裤子前边的扣儿常常也忘记扣了。在作品中，他笔透纸背，细腻入微，仿佛他钻到人的心里去了。可是在生活里，他马马虎虎，大大咧咧，温情、忠厚到迂腐的程度。人性论，人道主义，这些必须严惩不贷的字眼，使他吃尽了苦头，这也是咎由自取吧！——这是后话。

但说这天晚上，庄重掏出了满腹的诚意，一腔的虔诚，只说得这魏珏那长满络腮胡子的长方脸上，眯缝着细长的凤眼望着庄重，一时间使庄重心里不托底了。但他仍然毫不动摇地说：

“魏老师，您来帮助我，在我萌动了创作意念的时候，您就可以进入我的创作过程中来，参与我的艺术构思……”

出乎意料，这句话成了开心的钥匙，魏珏那眯缝的两眼突然亮了起来：

“对，你说得对！这是互相帮助的好办法，比听多少报告，讲多少文章做法更有益……”

庄重当即从椅子边上立了起来，向着魏珏深深地鞠了三躬。庄重认师，取得了一个巨大的胜利。——慢着，如此重大的举动不可空口无凭，不可不留纪念，拍一张认师的纪念